



## 聲音創作 神乎其技 擬音藝術家胡定一

文／林蔓禎 圖片提供／胡定一

▲ 胡定一的擬音技術，獲得金馬獎肯定。

「擬音就是讓聲音栩栩如生的創作。擬音工作最大的魅力就是在影片中能做出各種不同聲音的挑戰。40多年我就是這樣走過來。做自己喜歡的事，就不會覺得辛苦，一切的努力都值得了。」

—— 胡定一

## 從默片到有聲電影

打開世界電影史，從最初只有畫面、沒有聲音，至多放映時安排旁白或樂手在一旁演奏或說口白，以增加觀影者的聲音體驗。直到西元 1927 年，全世界第一部有聲電影《爵士歌手 (The Jazz Singer)》上映，讓存在 30 多年的默片正式走入了歷史，也開啓了聲音與影像藝術的緊密連結與全新的挑戰。進入到有聲電影的時代，當年的技術還做不到同步收音，都採事後配音方式，因此整部戲都得後製音效上去；如今運用科技同步錄音，從前需要重做的音效多已由機器取代，雖然效率提高了，但後製擬音所表現的畫龍點睛之妙，往往舉足輕重，不可或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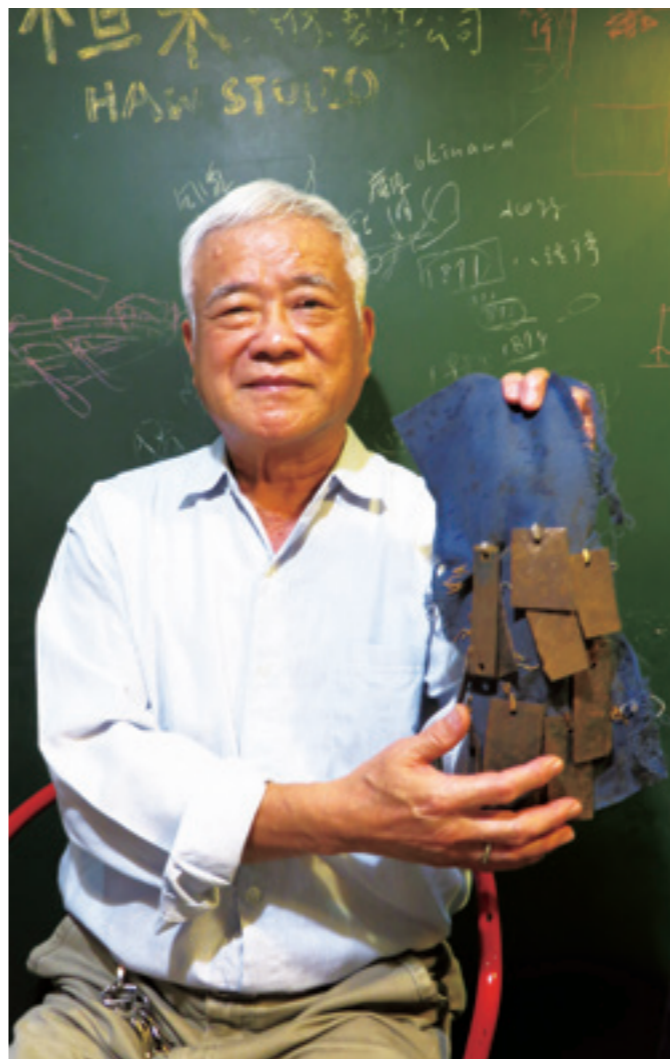
## 什麼是「擬音」(Foley)

何謂擬音？網路上搜尋到的文字為「現場同步音效配音」，再進一步說明，「對著影片畫面中的人物，模擬其情緒起

伏及所有動作，同步做出聲音來的過程，就是『擬音』(Foley)」。原文 Foley 緣起於電影史上最早提出「擬音」概念與做法，時任美國環球電影公司音效的 Jack Donovan Foley，後人為紀念他偉大的發明，並表達對該行業工作者的尊重與敬意，取其姓氏 Foley 為此專業技術命名，並且沿用至今。

在一部電影中，音效受重視的程度或許不及對白與音樂，但配合劇情發展或演員情緒，很多聲音需要再做加強，音效的重要性便會凸顯出來。音效（聲音效果）一般分為「環境聲音」（風聲、雨聲等）、「音效聲音」（汽車、槍砲等）及「擬音」三大類，在類比時代，三種音效必須分別製作，再混音成單軌聲音，數位化後則是 5.1 聲道。其中的擬音要先做演員身上的衣服聲音，再來做腳步聲。若同時出現數名演員，個別的脚步聲也都得單獨作業後再進行混音。擬音的細節很多，重要性不亞於對白及音樂，卻容易被忽略，甚至同業之中不了解擬音師實際工作內容的也大有人在。

類比時代做擬音，一部片子從頭做到尾，約莫會有 3~5 人同時進行，現在多已仰賴機器，只需偶爾補幾個聲音而已。這個從類比到數位的轉換，彷彿就在一夕之間。然而，科技即使帶來快速及便利，但



▲ 從事擬音工作 40 年如一日的胡定一老師。

「音庫」提供的聲音絕對有別於「擬音」的呈現，擬音必須跟著劇情，配合劇中人物的喜怒哀樂做動作，情緒的傳達更精準，做出來的聲音更生動豐富也更有畫面。

還記得國片《愛情萬歲》中，女主角楊貴媚腳踩高跟鞋，走在大安森林公園泥地上所發出的叩叩聲嗎？這充滿戲劇張力的腳步聲，其實並非現場收音，而是由臺灣國寶級擬音師胡定一在錄音室裡模擬情境，同樣踩著高跟鞋一步一步 Foley 出來的，這場戲長達 8 分鐘，胡定一的表現完美到位、一氣呵成。

## 做聲音的人

從事擬音工作超過 40 年，曾以《稻草人》、《香蕉天堂》等國片多次入圍金馬獎最佳音效獎，民國 106 年獲頒第 54 屆金馬獎年度最傑出電影工作者。從民國 64 年進入中影股份有限公司錄音部門當小助理開始，到掌管技術組包含錄音、攝影、剪接、燈光四個單位，胡定一直到退休都不曾轉換跑道，連工作單位都沒換過。他的作品多不勝數，從臺灣早期的武俠電影，民國 100 年的《翻滾吧！阿信》，到近期的《德布西森林》、《自畫像》…，各類型的電影都能聽到他的「聲影」，而旁人眼中的雜物、甚至垃圾，都能成為他獨創的擬聲道具和「音源」。胡師傅累積 40 年的作品與經歷，是電影界最珍貴的藝術結晶及文化寶藏，值得後輩研究與學習。

「以前做擬音，它是一個行業，也是

一份工作：現在做擬音，它只是個工作，不再是行業」，胡師傅一語道破擬音從極盛時期的榮景到行業萎縮的處境。即使盛況不在，但擬音的獨特性與無可取代，往往成為為影片加分的重要元素。譬如僅僅一個放杯子的動作，杯子裡有水沒水、杯子輕放重放，傳達出來的聲音都不一樣。延續此動作，若再加上拍桌，除了輕重的差別，桌上如果擺著裝了水的杯子，拍桌時產生的共鳴與碰撞，情緒的傳達更為不同。「做聲音，專注力、反應能力、肢體動作…細節，都必須精準得一次到位」。胡師傅的詮釋一針見血，他對擬音的見解與創作、技術的研發與傳承，在台灣電影界已無人能出其右。

### 聲音的表情與層次

根據研究顯示，寶寶還未出生時，在媽媽肚子裡長到4、5個月大左右，就已開始有了聽力，而耳朵也是最早成形的器官之一，因此，聽覺不只是五感之一，也是人類掌管及感受聲音最重要的接受器。透過聽覺的感官將聲音傳至耳裡腦裡，人們因為氣勢磅礴的交響樂演奏而激昂高亢、因悲戚的歌曲而同感哀傷，寶寶在媽媽的肚子裡也因為媽媽穩定的心跳聲而感到心安…，這都是聽者對聲音產生的共鳴，也

是聲音的力量與神奇之處。

運用在電影中的擬音技術，每個聲音都有不同的表情，甚至擁有情緒與靈魂。有時配合上動作輕重或聲音來源的不同方位、角度或遠近距離等因素，也會展現出各種層次。音效為何需要重製？胡師傅表示，「因為現場收音主要仍鎖定在人物的對白，周圍的其他聲音往往就會被忽略，如腳步聲、開門聲等，但有時應劇情所需，周圍的聲音必須強調出來，譬如從右後方緩緩靠近的腳步聲，這時就以擬音的技術來凸顯，並且壓低另一個開門聲，一個較強一個較弱，以此表達劇中情境，讓人感覺到兩個不同的聲音同時出現」。談到腳步聲、走路聲，一個人正常的走路跟悲傷的走路，方式不同、步伐不同，聲音自然也不同。可見，擬音這份工作一點都不簡單，細節太多且瑣碎龐雜，難以言傳，只能提醒，「細部的揣摩要靠自己拿捏、體會，做多試多了才會有感覺有心得，每個動作都必須仔細觀察、牢記在心；所以，記憶力、專注力、理解力缺一不可」。如果遇到無前例可循的情節或動作，就得仰賴擬音師去設計一個聲音出來，設計的過程除了模擬、想像，還有無數次的嘗試。胡師傅分享他曾擬音蟑螂爬行的經驗。蟑螂爬行會發出什麼樣的聲音？該怎麼做？



▲ 胡定一老師在狹小空間內創造聲音大魔法（短片《孤味》擬音現場）。

「把吸管剪成細鬚狀，在白紙上反覆刷動，以此模擬蟑螂觸角摩擦地面的聲音，導演很滿意，這就是一種創作」。在我看來，這不僅僅是創作，更是了不起的創意。此外，曾經有個「啃生魚」的擬音經驗，讓

胡師傅印象非常深刻。影片描寫的是飢荒時期，主角餓到一抓到魚就活生生整隻抓起來啃的血腥畫面，未經處理的魚皮表面有鱗片，其實根本沒辦法吃，但戲裡這麼演，戲外做擬音時卻遍尋不著可模擬的道



草或草木搖曳的聲音。

**竹枝：**模擬「刀鋒、劍鋒」的聲音。道具的粗細、長短，做出來的聲音變化也會不一樣。比藤條還細一點的竹枝，稍微使勁揮一下，便能發出如利刃般的聲音。而劍聲比刀聲還要更銳利一些，只要在竹枝末端加點工，就能達到師傅想要的效果。



▲ 模仿機器人走路聲響，專注認真的胡定一。  
(影片《BBS 鄉民的正義》)

**刮刀、水泥刀：**做出「寶劍出鞘」的聲音。電影中的刀劍幾乎都不是真正的刀劍，所以打鬥場面、兵戎相見的聲音都必須後製重做。以兩支刮刀互頂或摩擦，都能生動的做出兩方對陣、刀光劍影的聲音效果。

**鐵片布：**做出「盔甲」的聲音。這塊藍布上有 8、9 片鐵片，是胡師傅親手縫製，鐵片的顏色與鏽跡看得出歲月的刻痕，是很有歷史的道具。和刀劍等武器一樣，現在的盔甲也不可能以真正的金屬鐵片製作，影片中戰士穿著盔甲行走時，鐵片碰撞、摩擦發出的聲音，就由這塊鐵片布來模擬，音效呈現與真正的盔甲一模一樣，令人由衷讚嘆。

**布丁杯：**模擬達達的「馬蹄」聲。舉凡市售的優酪乳杯、布丁杯等塑膠容器都適用，兩手各取一個空杯，以略傾斜的角度，交錯式的輕敲桌面，不論快馬加鞭或老馬慢行都能維妙維肖、栩栩如生。

**龍眼殼：**掌心幾顆曬乾的帶殼龍眼，用力一握，彷彿「骨頭碎裂」的聲音，令人不寒而慄。

**保麗龍：**以手指摩擦保麗龍的表面，做出「扁擔」挑重物上肩時，左右搖晃的聲音。

**枕頭與布：**模擬人「摔跤」的聲音。將布覆蓋在枕頭上，先重拍一下再輕拍一下，就像人重摔倒地之聲。

**對摺的紙張：**模擬「群鴿振翅」的聲音。連續拍打一張對折的小紙片，彷彿聽到也看到群鴿拍翅之後飛上天空，聲音相似度百分百，擬音功力出神入化，讓人拍案叫絕、難以置信。

## 紀錄片《擬音》面市

胡師傅總能信手拈來，以日常生活中隨手可得的簡單物件甚至是廢棄物，創造出「擬真」的神奇聲音效果。民國 106 年，由王婉柔導演拍攝的紀錄片《擬音》上映，首度將電影音效製作的實景實做內容搬上大銀幕，影片以胡定一師傅的擬音師身分為開端，真實呈現他如何透過獨特的視角及細膩的觀察，創造出各種各樣活靈活現音效的過程。

曾經是胡定一的同事，也是資深混音師曹原峰說，「即便在好萊塢，胡師傅也會是一等一的 Foley artist(擬音師)」。這點絕對無庸置疑。尤其看過他現場示範，更為他的神乎其技所折服，這等功力的養成、創意的發想，絕非一蹴可幾，也非幾篇介紹、數則報導就能說明於萬一。胡師傅則認為，他拍攝《擬音》最大的意義，在於讓更多人認識這份工作，知道擬音師的存在，了解擬音的工作內容和創造聲音的過程。《擬音》不僅原音呈現後製音效

的場景，導演更遍訪臺灣、香港、上海、北京等多位電影界的音效師、配音員及音樂工作者…，分享電影音效製作的甘苦與秘辛。《擬音》，不僅是要對台灣國寶級音效大師胡定一致敬，也讓許多幕後英雄有機會發聲，使外界了解並認識幕後工作的困難與艱辛，同時強調文化傳承的重要。

前兩年甫由中影退休卸任，現在的胡師傅無職一身輕，除了在兒子胡皓翔的影視公司擔任顧問，偶爾演講、受訪與協助電影的音效製作，生活型態有些改變，卻一樣充實而忙碌。

藉由訪談，我們得以了解，原來聲音可以如此重製、探索與再造；透過胡師傅的示範及演繹，也讓我們知道，原來聲音可以發揮的強度、力度、廣度及深度都是可以超越想像的，只要不設限，創意就能無遠弗屆。胡定一師傅在他小小的工作空間裡，任何想法都像一顆顆種子般，歷經發芽、醞釀到開花結果，成就了一部又一部電影。他為台灣電影的付出，以及所創造的文化與藝術價值，是對電影界最大的貢獻，而他從事擬音工作 40 年如一日的精神與態度，更是最值得珍藏與保存的無形文化資產。◎